雷山苗年节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通讯员 张希才 摄影报道

苗族以十月为岁首，故在农历十月过年。苗年是苗族的传统节日，也是雷山苗族每年常规节日中最隆重最具代表性的节日。雷山过苗年时，必须经过各村寨德高望重的寨老们选定日子才过，因为苗年时间是不固定的，就一般而言，每年都是在“立冬”前后的“卯日”过的。苗年一年过两次（分别为小年、大年），相隔25天过一次，过小年一般打点糯米粑粑吃，家家都到田里捕鱼做佳肴，过得很简单；过大年则一家或几家共杀一头大肥猪，各家各户还杀鸡、杀鸭祭祖、祭桥、祭岩、祭古树、祭坐凳、祭“岩爹、岩妈”。

（资料图）

雾中香炉山

○ 陈平

日出时分，我坐在市郊的一个小山峁上，遥望着远处云雾笼罩的香炉山，静静等待着它从云遮雾障中露出真容来。随着太阳升起，阳光让天地间的一切渐渐清晰起来。但远处的峰峦、云雾迟迟不肯散去，香炉山像一位隐于深山的神秘高人，迟迟不肯现身，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越是不肯露面，越让人好奇。

半个小时过去了，随着太阳的升高，远山的云雾慢慢散去，香炉山终于露出了一点额角。随着气温的上升，身边草叶上滴着的露珠，渐渐消失了。几只伏在草叶上的蜻蜓，也从湿重的露水中挣脱出来，像小小的无人机，展开翅膀，在我头顶上来回盘旋。

终于，浓重的云雾渐渐变薄了，薄得像透明的轻纱，香炉山也渐渐露出真容来，石灰岩灰白灰黑的颜色，也慢慢清晰起来，像一幅气势雄浑、诗意氤氲的巨大水墨画挂在天地间，线条灵动，色彩分明，洋溢着艺术的灵性和诗情的美，激荡着与天地相接的生命和历史的回声，直抵人的内心和灵魂。高耸巍峨的香炉山，像一位老人，在对宇宙人生进行着哲理的沉思。这种涤荡心灵、浸入骨髓的美，映射着生命的永恒和时光的悠远。我举起相机，把镜头慢慢拉近，便能看到用石板铺成的路，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环绕着香炉山盘旋而上。

其实，香炉山我曾上去过一次。那是1987年盛夏，那天恰好是香炉山爬山节，我们是从虎庄的那条路上山的。方圆几十里，来的人非常多，山脚下人山人海，只见人头晃动。走累了的我们，在山脚的草地上稍坐了一会儿，蓄足力气，以便登山。休息时，我们轮流拿着老游从朋友那借来的望远镜朝山顶上看，山顶全是雾，但没有被雾笼罩的岩壁上的裂缝、绝壁上的青松、风中摇曳的草，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登香炉山的路很窄很陡，有几个险要的地方，只能用双手攀缘着绝壁而过，一不小心，就会跌下悬崖。明清时期的苗族农民起义军，都曾在山上屯过兵，看重的就是香炉山的地势险要。

那天我们上去得比较早，被浓雾笼罩着的香炉山顶，除了雾还是雾。工作人员一再交代我们，雾很大，坑很多，请大家就地休息，千万别走动，以免掉下深坑。大雾散去后，我们站在香炉山顶，极目远眺，万千景象奔来眼底。蓝天下，一座座延绵起伏的群山，像一个个绿色的小岛，遍布深海中，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眼下近处能看到房子、车辆、人影的村庄，那是虎庄。东边远处那一排排高楼林立的地方，是凯里。

那天的中餐，我们是在香炉山上吃的。

吃午饭时，大家三五人一伙围在一起。我们这一伙是相识的五位文友，其中一位是来自湘西姓刘的小姑娘，她小说写得挺好。我们围坐在石头上，打开饭盒，里面装的是糯米饭，中间有花生、肉丁、酸菜，味道很好。快吃完饭时，专写剧本的老潘和湘西的小姑娘开起了玩笑。当小姑娘抓了一把小石子扔向老潘时，老潘却把手中的竹篾饭盒扔向了小姑娘，谁知饭盒里还有一小坨未吃完的糯米饭，饭坨紧紧地粘在了小姑娘粉嫩的脸上，她用手抓了几下都抓不掉，大家都笑得肚子痛。

三十四年过去了，沧海桑田，很多的地形山貌都发生了变化，而今的香炉山，还是原来的香炉山吗？终于等到了云雾散去，香炉山的真面容全显露出来了。它像一个巨大的香炉，高入云端，奇险绝伦。此时，我想起了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这句诗，但李白的诗是描写江西庐山香炉峰的，而非此处的香炉山。可我眼前的香炉山，也和李白笔下的香炉山一样，在明晃晃的日光下，紫烟升腾，壮观奇美！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流传在香炉山地区的那首歌谣：“无香无火冒青烟，弥漫炉山古话传。圣地苗乡一绝景，人到此地变成仙。”

太阳越升越高，香炉山越来越清晰。我又举起相机，把镜头慢慢地拉近，这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真容，除了上面立有几个亭子和新铺的栈道，它还是原来的它，一点没变，仍是一座直插云天的石头山，一个升腾着紫烟的大香炉，静静地耸立在那里，像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仰望着历史的天空，曾经的风云翻滚和地质沧桑巨变，似乎又在他眼前演绎。任凭乱云飞渡，风暴频袭，他仍以亿万年不倒的雄姿，威镇一方。如果哪天天气好，我要再登一次香炉山。

寻访登鲁苗寨

○杨胜勇

清晨，拨开第一缕晨雾，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我们来到了“中国金丝楠木第一村”——台江县登鲁村。

初冬时节，看到的依然是满目苍翠的树林，村庄就隐藏在这崇山峻岭之中，一种原始的纯粹宛如闺中的苗家少女在这里静候客人。汽车行走在山路上，寂静的山野被一层一层薄薄的宛如纱一般的晨雾缠绕着，渐渐地晨雾散开了，一轮鲜红的朝阳从对面的山坳上冉冉升起，光芒四射。我们穿梭在古树林中，阳光穿过一片片树林，一缕一缕的煞是好看。微风过处，在摇曳的树影下远处的村庄若隐若现，偶尔升起袅袅炊烟。远处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时不时沾染了或红或黄的颜色，一大片一大片，仿佛大师笔下的丹青，随意涂抹上淡淡的云彩，美到了极致。“楠木香四方，登鲁蕴宝藏。”这就是登鲁村的真实写照。

登鲁，又名登禄，是一个距台江县城11公里的古老苗寨。全村126户，人口630人。这个村庄处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植被类型多种多样，被列为国家一二级保护的树种主要有：金丝楠木、秃杉、红豆杉、红漆树等；名贵中药材有：天麻、杜仲、人参、麝香等。这里原始森林资源丰富，被列为省级林业树种重点保护村寨。这里原始森林保护完整，空气清新，苗家人居住的是吊脚木楼。苗族吊脚木楼古朴典雅，全系木质结构，依山而建，冬暖夏凉，在建造中吊脚木楼不用一钉一铆，房子框架全部用榫卯连接，坚实牢固，建筑风格有浓郁的民族元素，别具一格。

登鲁苗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苗族英雄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始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迄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这次起义几乎遍及整个贵州，声威远及湘、桂、川、滇等省的边境。这次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苗族为主体的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大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影响深远，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的军师“张麻总”就是出生在这深山密林中的登鲁村。据村中90多岁高龄的老人们说，军师张麻总的脚板有一尺二长，宽40厘米，身材魁梧高大，作为张秀眉十分信任的军师，他为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个村庄是一个“楠木群落”。走近村子，只见青石板铺就的石阶干干净净，十分清爽，石阶两边古树参天，山涧小溪潺潺流过。据村里老人说，村庄里现存有大小金丝楠木3000余棵，其中有两人以上合抱的金丝楠木200多棵。据考证，这里是目前国内发现在村边作风景树仅存的最大天然金丝楠木群落。在中国建筑史上，金丝楠木一直被视为最理想、最珍贵、最高级的建筑用材，在宫殿苑囿、坛庙陵墓中广泛应用。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修缮北京故宫时就从登鲁村砍去了近100棵最大最好的金丝楠木。当时由于交通不便，就等待雨季下大雨时河水暴涨才能将砍伐好的楠木顺流而漂运走。行走在村中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常听到老人们说登鲁村的楠木“身在故宫，根在登鲁”。看来这个小小的村庄为故宫的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哩。

登鲁村古老的历史，还缘于苗家人的铜鼓。铜鼓是登鲁村一个古老的文化元素。苗家人有句老话叫“未成有寨先有鼓”之说，其深刻意义不言而喻。村里现存有一面铂金铜鼓，至今保存了450余年。1951年运到省城贵阳参加展览获得了大奖。这个苗族铜鼓的存放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是由村中德高望重的“全福人家”珍藏，如遇村中有重大节庆活动，就将铜鼓请到踩鼓场中，鼓声响起后，村里精心打扮的男男女女才陆续登场开始踩鼓。这一传统从远古一直保存至今延续下来。

行走在山寨的青石板路上，聆听山寨古老的传说，远处一阵阵楠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古朴、厚重、幽静的登鲁村竟让我如痴如醉，我的思绪早已飘飞到那远古的时代……多想与村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共享这如诗如画的仙景啊！

进入肇兴的方式

文/姚瑶　图/姚宁

黎平肇兴侗寨，羞答答的躲藏在一个山窝里。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在青山环抱之中，远远看去，有油画梦幻般的感觉。

翻开资料，多年前的一个新闻报道让我激动：1986年9月28日晚，吴玉莲等9位侗族姑娘组成的侗族大歌演唱团，应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的邀请，登上了飞往巴黎的航班。艺术节安排侗族大歌演唱团在夏乐宫国家剧院演出，首场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侗族大歌震撼了欧洲观众，轰动了西方世界。

那一夜，浪漫之都巴黎，因侗族大歌而狂欢。

也就是那个时候起，肇兴侗寨在一夜间成了全球最具诱惑力的33个旅游目的地之一，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评选其为中国最美六大古镇古村之一。

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以掎角之势，撑起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肇兴侗寨作为2018年春晚黔东南分会场，亮相春晚，火爆全国。

说到肇兴侗寨，侗族大歌不得不说。侗族大歌从哪里产生？是什么年代产生的，不大容易考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侗族人生活的地方，就有侗族大歌。据资料记载，在南宋正隆五年，也就是公元1160年间，先民就抵达这里定居，迄今已有840多年的历史。我是侗家人，但我一句侗语都不懂，我的悲哀是不是缘于汉文化的融合和影响？凡是有生活的地方，一定有音乐。我只知道，侗族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百越，百越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用歌声代替文字。在侗乡，无论在家里、田间劳动或傍晚走进侗寨，歌声连绵，此起彼伏。《论语·述而》有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听一曲韶乐，惊叹天下竟有着如此美妙的音乐！以至于吃肉都没有味道。我想，那一定是音乐的魅力。

2000年国庆前夕，黎平县举办了规模宏大的首届鼓楼文化艺术节。那时，我工作地点还在黎平，黎平的几位朋友好客，特意安排了一顿风味极佳的牛瘪，盛情难却，他们用比脑袋还大的瓷碗盛酒，我一不小心被一碗碗的包谷酒醉倒了。第二天爬起来已是日上竿头，错过了鼓楼文化艺术节开幕式热闹的场面，心里难免有些遗憾。

为了弥补遗憾，我们驱车辗转去了肇兴侗寨，一路颠簸，抵达时已是傍晚。傍晚的肇兴，别具一番韵味，夕阳如金子般从木楼上倾泻而下。一条河流穿寨而过，为其增添了诸多灵性。

在肇兴踩歌堂，有不少扛着相机背着大包的外国友人，在翘首等待一场场面恢宏的侗族大歌比赛开始。演出前，踩歌堂显得安静、庄严、神秘。

侗族大歌比赛开始，只见一群穿着富有民族特色盛装的青年男女陆续走上台来。青年男女一律裹着新的头帕，黑得发亮的对襟衫，一束腰带匀称束在腰上，这种打扮使他们精神百倍而又风流倜傥。姑娘们更是艳丽，银饰品熠熠生辉，那刺绣精致的裙裾把侗族姑娘映衬得花枝招展，统一穿着尖而软的布鞋。他们款款走来，分两列站齐，面容极其虔诚，有如教堂般的庄严，顿时整个踩歌堂鸦雀无声。我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的歌唱，被他们的感召力和气势威慑住。

雄浑的木琴声铮然响起，恍若深谷传来，打破短暂的喘息，有如久远而旷古的召唤。恍然之间，侗族先民筚路蓝缕、披风斩浪，那粗犷原始的赤脚而舞，从远古时代艰辛的跋涉而来，我的思绪引入遥远深邃的记忆和遐思中。就在这木琴声的呼唤之下，起伏的群山苍渺的森林鼓起瑟瑟的涛声，由远而近，飘缈的低吟浅唱仿佛从天而降，由朦胧而清晰，在朦胧和清晰中又分明有虎啸狼嚎猿啼，又似百鸟鸣春，天籁齐鸣。同时还有小桥流水江河怒啸，台上那十多位侗族汉子和少女演绎着流传了千年的侗族大歌，侗族祖先的艺术得到再一次升华。整个场面没有专业的指挥，看似凌乱，实则有规律。这动人的旋律，深远的、无穷尽的诉说，是侗家人千年的智慧和劳动的融合。

听过侗族大歌，方才感觉到其惊人的魅力，时不时会想起那妙不可言的韵律，耳边总萦绕着挥之不去的余音，真有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了。

侗族大歌与纳西古乐各有千秋，纳西古乐最初由典雅庄重的唐宋皇家宫廷音乐和古朴纯正的道家洞经音乐融合而成，又经纳西族人数百年的传承、再创造，融入本民族的民歌、民曲和演奏方式。侗族大歌的发展历史同样具有传奇色彩，它成长在民间，是侗家人在艰苦的环境里诠释苦难的生活写照，尽管它没有纳西古乐在宫廷皇室拥有优厚的待遇，但同样散发着瑰丽的艺术光芒。

肇兴侗寨给我无限的可能。侗族大歌、鼓楼、风雨桥构筑我乡愁的一部分，这里的一切，可以安放我的灵魂。在肇兴侗寨，我找到了回乡之路。

有乡愁的人，才有故乡。我在风雨桥上，以回乡者的身份进入肇兴。

肇兴侗寨以鼓楼群最为著名，寨中五团，共建有鼓楼五座、花桥五座、戏台五座。五座鼓楼分别取名“仁团鼓楼”“义团鼓楼”“礼团鼓楼”“智团鼓楼”“信团鼓楼”，它们的外观、高低、大小、风格各异，不得不感叹侗族人民充满诗意的想象和道德遵循，从这些鼓楼的名称上不难看出，“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贯穿中华伦理发展史，同样也贯穿了侗族发展史，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元素。该鼓楼群已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肇兴侗寨也因此被誉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

鼓楼是侗族人集中议事、评断是非的公共场所，也是侗家人出生和去世时必要停留的场所，在侗族人的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在肇兴侗寨，有一位叫陆文礼的老人，是侗乡远近闻名的掌墨师。30多年来，凭着一把直角尺、一个墨斗盒，带领30多位木匠，走南闯北，在北京、深圳、日本等地建了600多座侗式风格的鼓楼和风雨桥。侗寨的木楼围绕鼓楼四周层层辐射而建，像太阳光芒四射。细心的人会发现，鼓楼坪中央的图案呈日晕状，在浅浅的阳光下，仿佛一只蜘蛛正在织网。

以仰望的姿势，我仔细观察“仁团鼓楼”。鼓楼木柱上的对联，历经无数风雨之后已经变色，但依然保留着持久的记忆。微风吹过，鼓楼外的稻谷正在扬花，侗族大歌仿佛从梦中飘来，带着稻花香，每一个韵脚，都是我们在寻找祖先的回乡之路。

鼓楼旁边有一只猎狗安静地躺着，阳光照在它身上，悠闲自乐。远处有犬吠声传来，带着潮湿的气息，传递温暖，弥漫着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些有着神谕一样仪式感的画面，在黔东南的村落随处可见。鼓楼上，爬着数十只蜘蛛，颇为壮观。它们乐此不疲地织网，以一个点为中心无限拓延开去，大风吹破了织就的网，它们又默默修补，意志坚定。这些小精灵，像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知晓村寨数百年的历史。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沉默的嘎佬喝着酒，谈论侗寨的历史、讨论鼓楼建筑。他满脸沟壑，内心却依然保持乐观，穷困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作为寨子长老的权威，他也像蜘蛛一样默默编织生活的网。

一缕炊烟，总让人想起人间最温暖的记忆。炊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得出村寨的繁荣和人口多寡。我曾以一名摄影爱好者的身份，凌晨四点起床，躲在肇兴侗寨半山腰上拍了一组炊烟的照片。多年之后，我凝视着那一张张还略带潮湿露水的照片，五座鼓楼，在群山映照之下，像慈祥的老人在默默守候着侗寨的安详。

肇兴是一个可以寄托乡愁的风景地，也是具有活化石一般的文化范本。这里的五座花桥置于寨中溪流之上，桥的两边都有供人憩息的美人靠，有遮挡风雨的黑瓦屋檐，屋梁上描绘着侗家民俗活动风情画。傍晚闲暇之余，常有人坐于桥上的美人靠上休憩、聊天。风雨桥已经超越了连接此岸到彼岸的意义，它们与鼓楼、民居的吊脚楼、晒禾架、鱼塘浑然天成，共同构筑肇兴之美。它们的存在与这里人们的生活共同填满侗家人的人间烟火。

在风雨桥上，我轻声朗诵自己的一首小诗：

月光下洗漱的姑娘，声音很轻
生怕打扰了我
她一定是我前世的情人
抽着叶子烟的嘎佬和阿婆，轻微的叹息
微弱的火光，映着古铜色的脸
他们是我前世的爹娘